

國朝文類

八

國朝文類
卷八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八

記

攢著記

劉因

著之在攢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攢中之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

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

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爲偶自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扚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扚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扚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爲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

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扞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

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

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爲多
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
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
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
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爲至多
乾爲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其間因而重之則
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
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
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
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爲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

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著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紓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

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

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
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
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
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
蓍求卦莫不胷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爲不自
然于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可以
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也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
成說旣取之于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
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旣著之筮說
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

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
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
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
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
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陽也二十
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
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
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進得之也六
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
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

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
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
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
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
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
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考而
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櫝著而記
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

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楨等言廟
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
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
庚辰圯壞幾盡楨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
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
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
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
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
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
專門其師耶旣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

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
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
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
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
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
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
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退齋記

劉因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

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
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
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
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
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
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
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
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
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
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

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
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
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皦之勢必汙盈
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
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
之者皆闔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辨而示之訥巧
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
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
成物之所終皆裨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
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

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踈而不得踈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